

清廷册封瓦里苏勒坦为哈萨克中帐汗始末

——兼述瓦里汗睦俄及其缘由

阿拉腾奥其尔 吴元丰

内容提要 1780年,哈萨克中帐领袖阿布赉汗去世后,俄国当局利用其影响,欲使哈萨克中帐选出一位效忠俄国的新汗。然而,阿布赉长子瓦里苏勒坦利用自己在哈萨克民众中的威望,成功地使自己被选举为中帐新汗。此时,清廷也不失时机地册封瓦里为哈萨克中帐汗,巩固瓦里汗的统治地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遏制和延缓了沙俄对哈萨克草原以及向东南方向的扩张。本文详细考述了清廷册封瓦里为哈萨克中帐汗的经过,同时也分析了瓦里汗在接受清廷册封的同时,又不得不与俄国发生各种关系。

关键词 清哈关系 瓦里汗 册封

18世纪,哈萨克草原是俄国南下征服中亚的路障。对于俄国来说,只有首先征服哈萨克草原,才能进入中亚,才能实现彼得一世的“通向亚洲各国各地区”^①的野心。因此,沙俄政府一方面残酷镇压哈萨克人的抵抗,另一方面采取向个别投靠俄国的哈萨克苏勒坦发放津贴的手段,使俄国在哈萨克草原上产生影响^②。沙俄政府还在哈萨克草原建筑一系列要塞和军事堡垒线,不断蚕食哈萨克草原,以达到“先臣服其人,然后并吞其土地”^③的目的。至18世纪中叶,俄国在额尔齐斯河沿岸已构筑长1600公里的军事堡垒线,从东面沿额尔齐斯河切入哈萨克中帐牧地;在西面,及至奥伦堡要塞建成,又沿乌拉尔河伸展,形成乌拉尔军事堡垒线,直插小帐牧地。随后,又在哈萨克草原北部地区建伊希姆堡垒线,将上述东西两个堡垒线连接起来,形成了三面包围整个哈萨克草原之势^④。上述情势,极有利于俄国当局干预哈萨克事务;而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哈萨克中帐著名领袖阿布赉汗之死,在客观上又为俄国当局提供了可乘之机。

俄国外交部得悉阿布赉汗的死讯,反应迅速,指令奥伦堡总督赫瓦布洛夫(Хвабулов)和西伯利亚堡垒线指挥官Н.Г.奥加廖夫(Н.Г.Огарев)少将派遣有经验的军官前往哈萨

① 别克马汉诺夫著:《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莫斯科,1957年),页121。转引自《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卷,页107。

② 王治来、丁笃本编著:《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年),页125。

③ 王治来著:《中亚近代史(16~19世纪)》(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118。

④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459。

克草原,了解哈萨克中帐推选新汗的情况。俄国方面希望已故汗阿布勒班毕特(Абулмамбет)^①之子阿布勒比斯(Абулфеиз)继汗位。因此,沙俄当局指令被派往哈萨克草原的密使,要“竭尽全力”使哈萨克贵族选举出一位效忠俄国、拥有势力的苏勒坦,“使阿布赉汗的亲戚阿布勒比斯苏勒坦能够像以往一样得到承认”,如果阿布勒比斯本人反对或他“未被大部分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所接受”,那么不要太坚持他的候选人资格^②。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使哈萨克领主们请求俄国朝廷承认被他们选出的汗。因此,特罗伊茨克(Тройцк)边境海关总办丘恰洛夫(Чучалов)受命赴哈萨克中帐,向哈萨克领主宣布帝国“关于选举一位民众公认的受人尊敬的人接替已故阿布赉汗”的权力。“倘他们选举他,则其民众应向俄国朝廷派遣使节向女皇陛下呈递关于承认此头衔的呈文”^③。

不料哈萨克人已选出了自己的新汗。这位新汗就是阿布赉汗的长子瓦里苏勒坦。新汗的选举是在阿布赉汗葬后的筵席上举行的。据俄国史料记载,有五千余人参加了阿布赉葬后筵席^④。哈萨克人的选举仪式按哈萨克民族古代习俗进行,他们从塔什干请来了阿訇以及其他宗教人士诵读经文和引自《古兰经》中的赞美诗。据俄国史料记载,在诵经仪式结束后,“把他,瓦里苏勒坦,放在白色羊毛毡上高高举起(抬起),然后放下来,给他脱去外衣,只留下衬衣。脱去的外衣都被各苏勒坦拿去,以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纪念。而其内衣则被撕成碎片,让长老人和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抢光了。之后,给他,瓦里,穿上了与汗位相应的、专门为此制做的新的衣服。随后,让他骑在马上,在大家(众人)愉快的欢呼声中,将其引到特以为其准备的帐房,使其进屋入坐,人们竞相祝贺”^⑤。

与此同时,清朝极为关注阿布赉汗的去世及新汗的即位问题,并相应作出了安排。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早些时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等从前来贸易的哈萨克人中获悉阿布赉汗的死讯后即奏报清廷,但详情尚不得而知。至是年闰五月(6月)间,上年受前任大臣庆桂委派给阿布赉、阿布勒比斯赉送关于查拿罪犯及防守边界札文的哈萨克阿哈拉克齐图伯特返回,并带来阿布赉长子瓦里苏勒坦呈文后,清廷方知大概情况。

① 清代史料中亦记作阿布尔班比、阿布勒巴木比特。在1771年以前,哈萨克中帐实际由其统治,其时,阿布赉只是一个下级苏勒坦,他依靠政治手腕逐步掌握了政权,于1771年正式称汗,成为中帐的统治者。随着阿布赉势力的加强,阿布勒班毕特及其后裔,逐渐向东南撤退,成为大帐地区的统治者(参见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337、343)。由此看来,俄国人希望由阿布勒班毕特子阿布勒比斯继汗位亦有其道理。

② АВІР, ф.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е дела. Оп. 122/1, 1781 - 1784, д. 2, л. 298. См. кн. Р. Б. Сулайменова и В. А. Моисеева: Из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X VIII века. Алма-Ата, 1988, с. 133. (АВІР为俄国外交档案馆之缩写,下同。)

③ Там же, л. 35об. - 36. См. ук. кн. Р. Б. Сулайменова и В. А. Моисеева, с. 134.

④ АВІР, ф.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е дела. Оп. 122/1, 1781 - 1784, д. 2, л. 36. См. ук. кн. Р. Б. Сулайменова и В. А. Моисеева, с. 134.

⑤ 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 XIX веках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лма-Ата, 1964, с. 106.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哈萨克阿哈拉克齐图伯特受庆桂之命,携带清廷致阿布赉、阿布勒比斯的札文前往哈萨克游牧草原。途中,图伯特得悉阿布勒比斯已率领500名哈萨克人来哈拉塔拉地方,与布鲁特(柯尔克孜)议和,遂直赴哈拉塔拉,向阿布勒比斯转交札文,并在此留住20余日。期间,赴塔什干进行贸易的哈萨克人回来后向阿布勒比斯报告说,阿布赉于“十月(11月)在塔什干种田地方病故”^①。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阿布勒比斯派人护送图伯特等人到阿布赉设在库库齐陶的营地,向阿布赉长子瓦里苏勒坦、次子青吉斯转交札文。图伯特在这里留住了大约一个月后,先前随同阿布赉汗前往塔什干的人员才回来^②。据他们说,阿布赉于“去年十月,在塔什干种田地方,因腹痛身亡”由于阿布赉汗病故,其长子瓦里苏勒坦已主持中玉兹游牧事务。因而,在图伯特等返回时,瓦里苏勒坦将致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托忒文呈文交给图伯特、卓勒齐,呈文内称:“阿布赉汗在边界地方病故,随往儿子、侍从等尚未回来”,“俟抵达后,召集游牧人众,办理丧事。丧事办竣,委派一名弟弟向圣主奏闻”^③。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一日(1781年7月2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将以上情况奏报乾隆帝。乾隆帝在接到惠龄奏报后,于六月初五日(7月25日)降旨“予故哈萨克汗阿布赉祭如例”^④,并于次日颁布敕谕,册封阿布赉长子瓦里苏勒坦为哈萨克汗:

敕谕哈萨克瓦里苏勒坦,据驻塔尔巴哈台大臣奏,尔父阿布赉病故,朕闻之不胜轸惜。尔前来京瞻觐,已受朕恩,且系尔父长子,素能约束属下,朕所深知。除遣大臣赏奠尔父外,著加恩承袭尔父汗爵。朕君临天下,一日万机,尔前入覲时,亦已亲见。当感念朕恩,将所属哈萨克,加意约束,友爱兄弟,辑睦邻境,勿滋事衅,勿隐逃人。尚谨遵此旨,笃诚奋勉,以期永受朕恩。随赏大缎四端^⑤。

与此同时,乾隆帝降旨伊犁将军伊勒图“阿布赉业已病故,伊子瓦里苏勒坦虽称办完丧事后,犹派其弟奏陈,但尚不必等其具奏。现朕施恩,即颁敕谕,著将汗位给伊子瓦里苏勒坦承袭,并咨行前去。伊勒图接奉后,著派人赉送瓦里苏勒坦”^⑥。伊勒图接旨后,立即拣选佐领、委前锋参领八十四,率兵十余名,只领敕谕并赏礼大缎四疋,前往哈萨克瓦里苏勒坦游牧地。伊勒图另专派领队大臣富景,赴哈萨克祭奠已故汗阿布赉。乾隆四十六年

①③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等奏哈萨克汗阿布赉病故并行文伊子瓦里苏勒坦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884-003。

② 据俄国史料记载,1780年春,阿布赉率所属阿寅勒游牧塔什干,“散居在起源于山中的塔拉斯河两岸、距塔什干六日行程的地方……大部分被俘的土库曼人、卡尔梅克人(准噶尔人)以及其他部族之人,在这里种地”(参见Р. Б. Сулейменов, В. А. Моисе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XVIII века. Алма-Ата, 1988, с. 132.)。根据图伯特的消息:阿布赉前往塔什干时,有子鄂济罗斯特木(Ojrostem)、爱特勒(Aitel)、托克(Tok)随同前往。阿布赉故后,鄂济罗斯特木、托克护送遗体,并安葬阿扎尔(似应为“麻札”,阿布赉故后安葬于突厥斯坦城霍加·阿合买特-雅萨维麻札。麻札,即陵墓)地方后,返回其游牧库库齐陶地方。爱特勒仍留塔什干照料种田事宜。

④ 《清高宗实录》,卷1134,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丙子条。

⑤ 《乾隆帝为封哈萨克汗颁给阿布赉长子瓦里苏勒坦敕谕》,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3509-018;《清高宗实录》,卷1134,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丁丑条。

⑥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钦奉上谕派员册封瓦里苏勒坦为哈萨克汗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891-009。

七月(1781年8月),领队大臣富景和佐领、委前锋参领八十四奉命从伊犁起程前往哈萨克草原。八月十三日(9月30日),他们来到哈通乌苏(Hatung Usu)地方,与前来查拿盗马人的哈萨克王阿布勒比斯相遇,并向其说明了此行目的。阿布勒比斯随即先遣人给瓦里苏勒坦报信,并另派向导与富景、八十四一行同行。至阿布勒比斯游牧地阿勒占(Aljan)地方,卓勒齐带领兄弟前来迎接。由此,卓勒齐又派人引路行进。十月二十五日(12月10日),行近巴彦乌拉(Bayan Ula)时,他们获悉瓦里苏勒坦正前来迎接。于是,领队大臣富景令八十四恭捧敕谕及赏礼先步,至伊尔穆恩(Yirmun)地方,与前来迎接的瓦里苏勒坦相遇。八十四令瓦里苏勒坦下跪后,颁降敕谕,赏赐大缎四疋^①。瓦里苏勒坦行三跪九叩礼^②。瓦里苏勒坦获悉领队大臣富景前来祭奠阿布赉汗的消息后,带领5个弟弟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0日)在巴彦乌拉迤西地方迎接。瓦里苏勒坦对清廷派人封他汗爵并祭奠其父表示感谢,并说:“明天初七日,即为我等之吉日,可祭奠我父阿布赉”。领队大臣富景同瓦里苏勒坦闲谈时说:“祭奠尔父阿布赉,乃圣主特施之隆恩。我朝派出之大臣,凡祭奠蒙古汗、王等时,皆行礼哀悼。现祭奠阿布赉时,我亦按我朝之例,行礼哀悼。此乃遵行皇帝谕旨,事毕之后,尔等亦当我之面叩谢皇帝隆恩。”对此,瓦里苏勒坦表示理解并说:“我原先曾前去朝觐,亦稍知内地之礼。现大臣既然如此教导,我一定遵行”。

初七日,富景派佐领、委前锋参领蒙图,将预备的酒、纸等物以及在当地采买的牛、羊运到瓦里苏勒坦住地。祭奠始,瓦里苏勒坦跟着下跪;祭奠后,瓦里苏勒坦行三跪九叩礼,以谢皇恩,并告称:“皇帝获悉我父阿布赉去世后,特遣翼长颁降敕谕,将我父汗位袭给我,又派大臣祭奠我父,实属格外鸿恩,我兄弟十分感谢,且我父阿布赉九泉之下亦会感激皇帝隆恩。我委派我弟弟沙海苏勒坦(Shanghai sultan),与大臣一起到伊犁,经呈请将军,准遣沙海苏勒坦进京朝觐,叩谢皇恩”^③。

祭奠结束后,瓦里苏勒坦派其弟沙海苏勒坦进京朝觐,并让其与富景、八十四同行。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1782年3月4日),领队大臣富景和佐领、委前锋参领八十四圆满完成任务,并带领瓦里苏勒坦弟沙海苏勒坦返回伊犁。

二

当时,除瓦里苏勒坦外,哈萨克中玉兹还有几位觊觎汗位者。他们是阿布勒班毕特(阿布勒巴木别特,Абулмамбет)之子阿布勒比斯(Абулфеиз)、巴拉克(Барак)苏勒坦之子达雅尔(Даир)以及萨勒塔麻买特(Салтамамет)苏勒坦之子乌鲁斯(Урус)等。但据俄国档案资料,他们都“放弃了汗位的追逐”^④。

需要指出的是,巴拉克苏勒坦之子达雅尔曾遣其子买穆特(Maimut)苏勒坦赴伊犁会见伊犁将军伊勒图。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781年12月25日),买穆特携带其父

^① 有学者称:“送来有30峰骆驼的厚礼”,见Р. Б. Сулейменов, В. А. Моисе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XVIII века. Алма-Ата, 1988, с. 135.

^{②③}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派封瓦里苏勒坦为汗情形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915-025。

^④ АВПР, Ф.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не дела. Оп. 122/1, 1781-1784, Д. 2, л. 37об.-38. См. ук. кн. Р. Б. Сулейменова и В. А. Моисеева, с. 135.

呈文一角到达伊犁。其呈文大意如下:(1)阿布赉汗生前曾交待,“在我之后,将此地方仍令尔等管理”,阿布赉此言,哈萨克人皆亲耳所闻;(2)阿布赉在世时,大皇帝曾降敕谕,“我等”仍遵谕“愿终身效力”^①。但达雅尔的本意是自己当汗,正如他向戴五品顶翎哈萨克玛勒塔巴尔(Maltabar)、迈穆特苏勒坦口头交待的那样,他让他们向伊犁将军转告:“在我们哈萨克内,原有三汗,一为达雅尔之父巴拉克,一为阿布勒班毕特(Abilbambit),一为阿布赉。阿布勒班毕特、巴拉克皆故,今阿布赉又去世,达雅尔之兄汗巴巴(Hambaba)也去世。现哈萨克游牧内,除达雅尔,再无旧人。然而,阿布赉在世时说,达雅尔是我女婿,又比我诸子年长,当我去世后,你们将此游牧地方妥善管理。今我们属下哈萨克人皆说,阿布赉之子瓦里苏勒坦年轻,不能管理游牧,阿布赉汗之位,应给达雅尔。瓦里苏勒坦也曾说,让达雅尔替阿布赉继汗。达雅尔未答应,其意为,并未见到将军文书,亦无皇帝敕谕,断不可行。委派我们到伊犁,请将将军安后,将此情由,给将军陈明”。对此,伊犁将军伊勒图的理解是“妄想而侥幸,试探之意”,并认为“今圣主业已封瓦里苏勒坦为汗,若不指出其妄想之处,则不能消除其期望,难免肆意造谣,恐吓哈萨克人众”。遂明确告诉迈穆特苏勒坦和玛勒塔巴尔等,要他们回去后告知达雅尔“别再如此妄想,皇帝业已封阿布赉之子瓦里苏勒坦为汗,于是瓦里苏勒坦即为尔等之汗,决不许尔等不服从伊”。至于达雅尔请准其子迈穆特苏勒坦进京朝觐一事,伊勒图表示,他年纪太轻,刚十几岁,而且没有为其一人筹办护送之例。要他回去后,转告其父,以后,阿布赉儿子或阿布勒比斯儿子内若有前来朝觐者,让他与他们一起来,到时候一定护送朝觐。

至此,达雅尔派其子请救为汗的一段插曲终了,继汗位的美梦彻底破灭。

三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富景、八十四等携带瓦里汗弟沙海苏勒坦一行回到伊犁。沙海苏勒坦随行人员有达雅尔侍卫、叶森(Yesen)、德克特尔(Dekter)、都拉勒(Dural)、伯勒克(Belek)、雅卡格勒都(Yakhageltu)、伯木伯特(Bembet)、策伯克(Syebek)、楚曼(Chuman)、阿迪勒苏勒坦(Adilsultan)使臣博罗特(Bulot)、塔什特穆尔(Tashtemur)侍卫、济尔噶勒(Jirgal)、阿迪彦(Adiyan)等人。

伊犁将军伊勒图一面选派三等侍卫阿敦(Adun)、佐领、委前锋参领八十四护送沙海苏勒坦一行进京朝觐,一面移咨乌鲁木齐都统明亮、哈密办事大臣佛德等沿途照料,并酌情更换“消瘦疲顿之马匹”,以便沙海苏勒坦一行行走顺利。至于瓦里汗向乾隆帝贡献的7匹马,由于“走远道而来,皆膘分不佳,且蹄板损坏者多”,暂交牧场喂养,“俟返青上膘后,乘便送京”^②。于是,阿敦等护送沙海苏勒坦一行于正月二十八日(3月11日)由伊犁起程,二月十三日(3月26日)抵达乌鲁木齐,二月二十八日(4月10日)抵哈密,四月初四日(5月15日)行抵兰州,预计五月初抵京。

^①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哈萨克台吉达雅尔派人前来请求继汗并驳回情形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907—013。

^②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派弟沙海苏勒坦进京朝觐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915—027。

清廷得悉哈萨克沙海苏勒坦一行即将抵京,便着手准备迎接。军机大臣福隆安提出,应安“原先赏赐瓦里苏勒坦、安迪勒苏勒坦、色德克苏勒坦之例赏赐”^①,对瓦里汗,按原先赏赐阿布赉汗之例,拟赏“漳绒两疋,粗缎一疋,八丝缎一疋,五丝缎一疋,茶叶六瓶,瓷器六件,貂皮三十张”^②。据护送哈萨克沙海苏勒坦一行的侍卫阿敦呈报,他们应于五月初一日(6月11日)抵京,但乾隆帝指示“务必于本月(即四月)三十日(6月10日)抵京,五月初一日朝觐”^③。

五月初一日,沙海苏勒坦一行在圆明园谒见乾隆帝。乾隆帝对瓦里汗之弟沙海颇为欣赏,说他“年轻,系一厚道之人”,并赏“宝石顶双眼翎纬帽、衣服等物”^④。又备盛筵、观焰火,款待哈萨克来使一行。五月初三日(6月13日),乾隆帝又向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颁给敕谕,交沙海苏勒坦带回。乾隆帝在敕谕中要求瓦里汗“仍前兄弟敦睦,与邻为善,留心管束所属哈萨克之众,勿为琐事妄自争斗,严加查缉边界地方盗贼,不得隐匿他处逃亡罪犯,如此则尔等哈萨克之众永享安逸。尔若有事,秉直详陈,呈送将军大臣等转奏”^⑤。沙海苏勒坦一行在京朝觐完毕后,于九月初(10月),回到伊犁。并于九月十四日(10月20日),由伊犁起程返回哈萨克游牧。伊犁将军伊勒图委派官兵,护送出卡^⑥。至此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派弟进京朝觐全部结束。

四

瓦里继承了父亲的汗位,同时,也继承了父亲阿布赉的44个鄂托克^⑦,并管理哈萨克中帐游牧事务。清廷通过册封瓦里汗,一方面维持了自身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使阿布赉汗时期建立起来的清哈关系,即清哈藩属关系得以延续。这对稳定清朝西北边防,巩固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瓦里汗在接受清朝的册封后,与清朝保持以朝觐、绢马贸易为主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又不得不与俄国发生各种关系。如,致信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表示“衷心效忠,至死不渝”^⑧。作出如此违心的选择,瓦里汗内心不能不感到痛苦,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对俄国采取了抵触态度。正如俄国史学家列夫申所说,瓦里汗“把自己装扮成从不乞求俄国保护的角色;不理睬西伯利亚边境当局的要求,拒绝遣返同阿斯特拉罕政府所管辖的卡尔穆克人一起逃窜”、后来被阿布赉扣押的土库曼人^⑨。在俄国侵占其北部牧地时,

① 《军机大臣福隆安奏哈萨克沙海苏勒坦等人朝觐进京后照例赏赐折》,军机处满文议复档,934-1。

② 《军机大臣福隆安遵旨拟赏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折》,军机处满文议复档,934-1。

③ 《军机大臣福隆安奏哈萨克沙海苏勒坦朝觐及筵宴日期折》,军机处满文议复档,934-1。

④⑤ 《乾隆帝为沙海苏勒坦朝觐谢恩照例赏赐事颁给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敕谕》,军机处满文上谕档,46-1。

⑥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之弟沙海苏勒坦进京朝觐后经伊犁返回游牧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940-010。

⑦ 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上册,页346。

⑧ АВПР, ф.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е дела. 1794, д. 1, л. 54-55, 60-63. См. кн. Б. С. Сулейменова и В. Я. Басина: Казахстан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и в XVIII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Алма-Ата, 1981, с. 93.

⑨ 见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草原的叙述》。

他断绝与俄国的贸易以表示强烈抗议。瓦里汗还曾建议哈萨克各部首领迁入中国界内,嘉庆十年(1805年),在他的号召下,大约有1500帐(户)哈萨克人开始准备迁入中国界内,但因俄国的阻挠未能实现^①。瓦里汗在对俄关系上的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当时哈萨克社会所面临的局势所致。瓦里汗欲维持汗权的独立性,但面对俄国对哈萨克草原的三面包围和日益蚕食、渗透之情势,又不得不屈从于俄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与清朝保持一定的关系也就合乎情理了。“他(瓦里汗)像他父亲一样,维持同中国的关系,本着这样的意图,在1794年冬到1795年间,派他的儿子到博格达汗那里,向他表示臣服”^②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而与俄国蚕食哈萨克草原、殖民贸易、武力迫使哈萨克臣服的扩张侵略政策相比,清朝对哈萨克各帐采取的是一种以“不干涉哈萨克的内政为出发点”的羁縻政策,满足于哈萨克名义上的从属关系,而“完全没有直接管辖哈萨克草原和哈萨克游牧社会的意图”^③。清朝期待于哈萨克统治阶级的只是边境的安定。正因为如此,瓦里汗才情愿与清朝维持贡使关系,甚至建议哈萨克各部首领迁入中国界内。当时,在中帐,“除了瓦里之外,阿布赉的其他几个儿子和近亲们很少和俄国人来往,其中有几个明确地自认是中国的臣民”^④。

另一方面,由于哈萨克与清政府有臣属关系,沙俄向哈萨克草原的扩张,不得不“……遵循一些渐进步骤和慎重态度”^⑤。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瓦里汗去世后,俄国于道光二年(1822年),单方面公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约》,废除了哈萨克中帐的汗帐部落制度,以俄国军事封建政权取代汗帐政权。可见,清朝政府对瓦里汗的册封,在一定程度上对沙俄对哈萨克草原以及向东南方向的扩张起过遏制作用。

(作者通讯地址:阿拉腾奥其尔:100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吴元丰:1000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①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462。

② 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草原的叙述》

③ 佐口透著前引书上册,页346。

④ 列夫申著前引书。

⑤ 巴布科夫著:《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汉译本),页161。